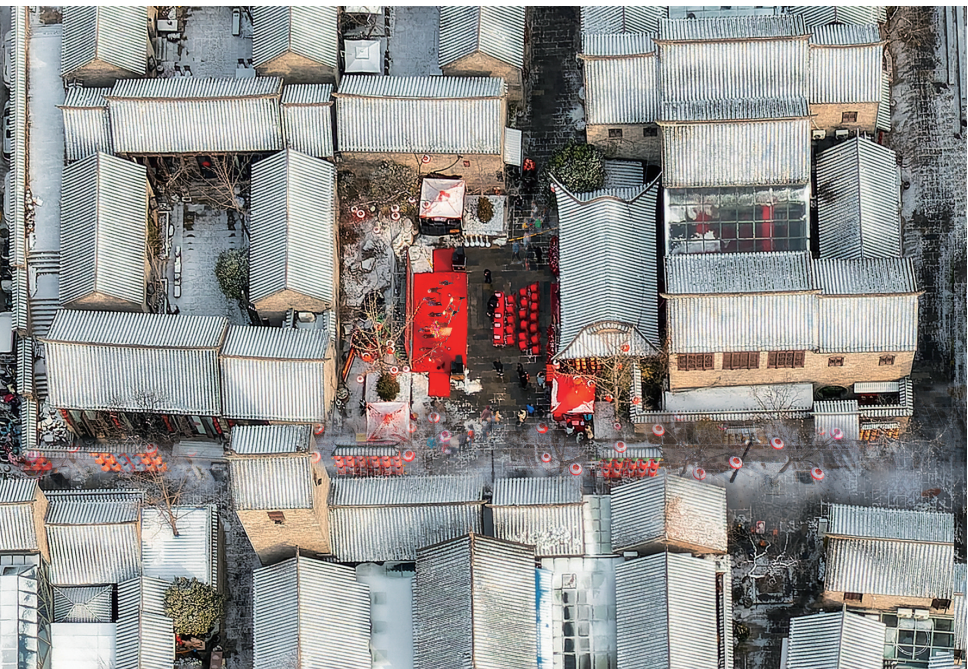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民间

乡村腊月

□ 宫宝涵



日子过得飞快,一眨眼,又到了一年的尾声。腊月来了,走进了城市,走进了乡村。腊月,是一个多情的月份,每当我踏雪挂霜,走进这个特殊月份的时候,心中总不免多出一些期待、兴奋与感慨。从小在乡村长大的我,18岁参军入伍到部队,转业后又入住城市,一直认为,不管你走到哪儿,要寻找最纯正的腊月底蕴,非到乡村莫属。

进入乡村腊月,湛蓝的天空总是盘旋着袅袅炊烟,空气中弥漫浓厚的喜庆气息,一条小路、一座房屋、一坎山坡,一片洼地,一棵树木,一株枯草都能绽放出腊月的激情、腊月的芳香。童年的乡村腊月,是那么古朴、那么绵醇、那样诱人,给人带来的是期待、是梦幻,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!

腊八节,从那时开始,登上了“过年”的第一个台阶。这一天,母亲必定会早早地起床,把精心备下的大米、小米、豆子、核桃、栗子、花生等放在铁锅里用小火慢慢地煮。当锅里冒出的白气,伴随着“啪啪”和“咕嘟咕嘟”的有节奏的响声时,我与妹妹总喜欢围拥在母亲的身边,或用冻得发红的小鼻子嗅嗅随着粥的热气弥漫过来的香味,瞬间蠢蠢欲动的口水流到嘴边。舀一口含在嘴里,清香瞬间溢满舌尖,吞下去,只觉得有一种暖。母亲熬的腊八粥它已经深深地溶入了我的生命之中。

腊月像是一辆从远方驶来的列车,风驰电掣,直奔年关。到了腊月二十左右,集市上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,南来北往的都是置办年货的人。所有铺面里都布满春节的商品,琳琅满目的年货给市场穿上了年的新



进入腊月,转眼间就到了春节,也就是所说的过年。在过去,由于年幼,我们根本不顾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如何,就知道一天天地掰着手丫算着,还有多长时间过年。

从腊月开始,妈妈就用有限的布票,给我们兄妹几个准备新衣鞋袜。为了赶上大年初一焕然一新,妈妈总是起早贪晚地忙活,今天给我缝棉袄,明天给他做棉裤。因为白天时间不足,她就在晚上,坐在煤油灯下,紧赶慢赶地缝制,有时候几乎一夜不眠。期间,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困乏而被针刺破手指。由此可见,我们身上的一针一线,无不浸透着妈妈的艰辛。

进入腊月初八以后,当时的生产队里,就该操持着杀猪宰牛了。为了逢年过节的有肉吃,每个生产队在年初都养有一批猪,经过一年的喂养,到了春节时,都能长到一二百斤,在队长的操持下,就找来屠户,将肥猪杀掉,而后,按着出肉量和队内人口,均衡地分掉。还有一些残废或者老了不能使役的耕牛,也一起宰掉,将牛肉和猪肉一并均分。对于全体社员来说,这可是件大事。因为那时候人们平时很难吃上肉类,一年之中,也就是端午节、中秋节和春节方能见着荤腥。所以到了分肉这天,社员们欢天喜地,各家各户提着篮子,去到生产队部等候。我们这些儿童,则更是忘情地欢呼雀跃,都是跻身于人群当中,看到自己家的肉分了以后,就从大人手里把装有猪肉或者牛肉的篮子抢过来,风风火火地拷到家中。从这天开始,家家户户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。

在整个欢喜的气氛中,终于迎来了腊月二十三的小年。小年尽管过得比较简单,充其量也就是割上一点猪肉,掺上一些粉条,在大锅里一炖,一家子就热热闹闹地吃起来。

装。男人们买烟酒,购置年货礼品;女人们选衣服挑鞋袜,急匆匆不亦乐乎;孩子们买玩具、购花炮,手舞足蹈。集市上的喧闹声、叫嚷声、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混合在一起,组成一个声音的海洋。给乡村腊月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与生机。

不时,乡村道上过来一支娶亲的队伍。由农机动三轮组成的娶亲车队,披红戴花,满载着嫁妆,排成长长的一溜儿,既排排场又热热闹闹,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结婚的场面逊色。蓝天白云下,唢呐声声,一张张笑脸阳光般灿烂。后来才知道,腊月是婚嫁高峰,一进入腊月,每天都是好日子,村里隔三岔五,娶媳妇的,嫁闺女的,迎来送往,娶媳迎亲,好不热闹,成为乡村一道最热闹、最靓丽的风景线。

乡村东头老槐树下,总是不约而同地聚集着很多人,他们看似平淡地聊着天,其实心里都暗涌着一份焦灼的思盼,父思儿、母盼子、妇望郎、夫念妻;羞涩的姑娘则怯生生地站在远处,使劲揪着辫梢,深情地跳望着渐渐模糊的小路,焦急地期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眼看日落西山,突然,有人说,来了!只见影影绰绰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,正是村上外出打工归来的年轻小伙肩扛手提大包小包回来了。前来接应的亲人们不管他们是满载而归,还是行囊空空,只要平平安安回家过个团圆年比什么都好。

到了腊月十五,母亲就开始忙活蒸年糕了。首先挑选上好的黍谷,母亲用簸箕、箩将杂质和干瘪的黍谷一遍遍地剔除干净,再用石碾子脱去糠,然后把黍米在水里浸泡一整



到了晚上,就是进行祭灶了。在睡觉之前,爸妈带领着我们,齐聚灶台跟前,默然肃立,而后爸爸祈祷灶王爷,“上天言行好事,下地庇佑平安”,祈祷完毕,就把准备好的糖瓜,放在灶坑里用灰埋起来,意思就是让灶神吃了甜甜的糖瓜后,回到天廷多说好话,免除病灾。也有说唯恐灶神到天廷说人们坏话,用黏黏的糖瓜将嘴粘上。所有这些,不谙世事的我们全然不管,期待的就是,祭灶结束后,从妈妈手里分得几块又甜又黏的糖瓜。

春节最为振奋人心的就是大年三十了。在我们一天天的期盼中,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早晨起来,父亲带着我们在当街燃放了几个小爆竹。因为生活紧巴,不可能拿出钱来又是鞭又是花炮的来买,花个几角钱买上几个小爆竹,分开两份,早晨放几个,晚上放几个,也仅是应景而已。到了中午,在家中做饭的母亲和帮助烧火的妹妹,已经把饭菜做熟,一盆黄米掺杂豆的干饭,一盆猪肉炖粉条,一碗白菜熬各扎,往桌子上一放,我们几个急不可待地吃了起来。当然,好喝酒的父亲也用小锡壶把酒烫热,倒在小酒盅子里,就着菜着,有滋有味地喝上几杯,一顿期待已久的年夜饭,很快就结束了。

午饭结束后,我们又到街上,和伙伴们欢欢喜喜地玩耍去了。留在家中的父母,就要操持晚上的年夜饭了。年夜饭,就是众所周知的包饺子,当然,如何包,怎样做,都与我们无关,我们只是扮演一个玩耍的角色。随着夜幕降临,街上的爆竹声此起彼伏,我们就拎着一个纸糊点燃蜡烛的小灯笼,从东到西地看热闹,街上,虽然一片漆黑,寒风凛冽,只有那些手头充裕的人家,门前挂着一盏装有蜡烛的灯笼,给寂静的夜空,带来一片喜庆的气氛。那些点燃鞭炮的人家,笑声

夜,晾干后在石碾子上碾成粉,掺入煮熟的枣或红小豆,和成粉团,捏成窝头形状,在笼屉上铺一层树叶,将做好的生年糕放置在笼屉上蒸。蒸年糕用的是大铁锅,烧的是木柴,蒸出的年糕既有黍米和枣的香甜,夹杂着木柴的香味,那种复合的味道和现在从超市里买的年糕大不一样,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体味和想象的。那时蒸年糕要蒸好多,既用来馈赠亲友,还要储存起来慢慢吃。

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香烛纸马送灶王爷上天。相传灶神专管人间厨房烟火,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的生活情况。在这一天晚上,家里的女人要把厨房里的锅台、灶膛打扫洗刷得干干净净,在灶头上点起“青龙过江”的灯,彻夜不灭。把糖、果、瓜子等食品盛于盘中,为灶神饯行。最好玩的是把灶王爷的神像揭下来,火化之前,从糖瓜上抠下几块糖粘儿,抹在灶王爷的嘴唇上,叮嘱他上天言好事,下界才能保平安。这些流传在世界的习俗,把喜迎过年欢快忙碌的景象,生动逼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腊月的日历一页页地撕去,除夕的日子也就一天天的临近。此起彼伏的爆竹声,让银装素裹的乡村更加欢乐和祥和,大红的春联在瑞雪的映衬下红红火火格外醒目!乡村里开始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两响炮,闪光雷、大地红、烟花,孩子们你追我赶地放着叫着跳着笑着,炮声叫声笑声汇成一片,炸响了萧条的乡村,缤纷了寂静的夜空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硝烟味。随着这硝烟味越来越浓,年也越来越近了。

二十五那天大扫除,全家老少齐上阵。等把院内院外,犄角旮旯打扫干净了,又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清扫屋内,擦桌子抹凳子,土炕换上新炕席,把买来的年画贴在墙上。院子屋里的活忙碌完后,母亲端过来一盆糰糊,父亲便领着我们挨个儿门口贴春联,对联一贴完,过年的喜庆劲儿马上就出来了。整个院子透着新气,换上了新装。父亲的脸上也见到了久违的笑模样,笑呵呵围着院子来回踱步,美滋滋地欣赏满眼的欣荣。

与母亲一起贴窗花,至今我记忆犹新。将旧窗纸换了,打好面糰,重新糊上白纸,再在一个个小格子里,贴上一对对五颜六色的窗花。真不知道民间艺人人们是怎样放下锄头,用那样粗糙的手,剪出这样神形毕肖的花鸟虫鱼来的。那种巧妙,真是让人看不厌、爱不够。特别是那一只点缀在白菜上的蛴蛴,它那悠闲的姿态,令人仿佛听到了它的高声歌唱,为画面增添了音乐旋律,有了动感和灵气,它是整幅窗花的灵魂所在与点睛之处。蛴蛴为画面增添了活力,有声有色,动静结合,寓意着人们安逸的生活,与祥和的气氛。一幅幅窗花就是这样带着蓬勃的春的气息,



一片,热闹非凡,脚下的纸屑,随着阵阵北风,刮到道上的边边角角,呛人的火药味儿,直往鼻孔中钻去。跑得大汗淋漓,气喘吁吁的我们在爸爸的呼喊声中,回到家中,准备着吃饺子。

一年一度的年三十,在欢乐的气氛中很快过去。接下来就是新的农历一年的开始,也就是大年初一的到来。当我们急速地吃完早晨饺子后,穿上妈妈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新鞋,将那些旧的扔在一边,个个精神抖擞,喜气洋洋,欢声笑语地接过爸爸递过来的每人

开遍千家万户的窗口,点亮人们心中对美好日子的向往和希冀。

腊月三十过大年,我像出了笼的小鸟,穿上母亲做的新衣,无拘无束地在房前屋后疯跑着。父亲买来的鞭炮舍不得成挂的燃放,把它拆散一个个地点燃,每一声响都是那样的悦耳动听。当看见父亲去门口将一挂鞭炮悬挂在一根竹竿上点燃,在“噼噼、啪啪”的响声中,才知道时过中午,要吃团年饭了。一顿团年饭,便是过大年的主题曲。丰盛的菜肴摆满一桌,炖菜、炒菜、凉菜样样都有,当然,那盘红烧鲤鱼是不能少的,因为“鱼”和“余”谐音,是象征“吉庆有余”,也喻示“年年有余”。阖家团聚,围坐桌旁,共吃团年饭,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,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饌,也是享受骨肉亲情的快乐。

到了晚上,也就是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的除夕夜,母亲将花生拌着沙子在铁锅里炒,随着铁铲的搅动,受热的花生在跳动中发出哗哗的响声。这时母亲口中便念念有词:“腊月三十蹦一蹦,孩子大人不得病。”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茶点瓜果放满一桌,其中苹果少不了,叫作“平平安安”。最令人欢乐的是阖家团聚包饺子,谁吃到包着钢镚儿的饺子最有福,一年走红运。一家老小,边吃边乐,谈笑畅叙。到了子夜,各家的鞭炮都要拿出来燃放,把年夜衬托得异常热闹。我与小伙伴们早已约好,打着灯笼,一起出去观赏。大街上,胡同里,到处是晃动的灯笼,我们追逐着、比试着,看看谁的灯笼最美,谁的灯笼最亮。

难忘的年夜总是过得很快。天亮了,人们开始相互拜年,整个乡村又在年的气氛中沸腾起来。在乡村,拜年可谓是整个节日期间最富年味的民俗活动了。乡村拜年,与时下所说的拜年是大大不相同的。现在拜年无非就是见面时互相问候一声,讨个吉利罢了,而在乡村拜年却要讲究得多,也庄重得多。首先要给爷爷奶奶父母等长辈们拜年,这时长辈们给晚辈分压岁钱。然后跟在父亲后边去给长辈亲属们逐一拜年,最后是给村子里左邻右舍所有熟悉的人拜年。这样一趟下来,虽然很累,但我的兜里却塞得满满的,从压岁钱到糖果、饼干,真是应有尽有。天气虽冷,但我心里是热乎乎的。

乡村腊月,是民间文化的发展与传承,古往今来,源远流长,如百年陈酒,窖香浓郁,醉人肺腑,品不完,尝不够;乡村腊月,来得风火火,走得急匆匆,留给人们多少温馨的回忆,多少美妙的憧憬;乡村腊月,充满了温馨、祥和、喜庆、吉祥,也孕育着来年的希望。正是有了它,乡村人才年年过得有滋有味,魅力无穷。



五角的压岁钱,就欢蹦乱跳地和伙伴们,去到那些家族、好友的家中,拜年去了。

这种简单、热闹而又难以忘却的过年,在我的生长年龄阶段中,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。纵观现在的过年,与那个年代来比,真是大有天壤之别。由于经济飞速发展,人们的生活都富庶起来,从平时的吃穿食用等方面,远比过去过年都要强。所以说,现在“盼年”的意识越来越淡薄。不同的是,到了春节,这种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,并未丢弃,而是越来越隆重。



有一种乡愁叫年画,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……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法,宋代叫“纸画”,明朝叫“画贴”,直到清朝道光年间,“年画”一词才粉墨登场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在家乡的小山村,年画代表喜庆,代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。

小时候,每到年关,小镇上书店里里外外挂满了春联、年画,集会上,卖年画春联的摊位鳞次栉比。微风吹过,那些五彩缤纷的年画就像一个神奇的世界,在那个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,要找一本书看都很难,平常的日子里,哪个小朋友拥有一本小人书,我们都会跟着团团转,期待一睹为快。而年画就更胜一筹了,有以鲤鱼、仙桃、胖娃娃、金元宝之类的造型为主题的,寓意“年年有余、人寿年丰、吉祥富贵、五谷丰登、招财进宝”等,给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。

另外,还有四季风景,花鸟鱼虫、历史人物、电影剧照,传统喜剧、民族故事等等。年画题材丰富,色彩绚丽,图文并茂,雅俗共赏。

记得小时候,常常跟母亲去赶年集,来到热闹的街镇上,人山人海,各种年画琳琅满目,看着一张张不同风格的年画,张扬着新年的喜庆和吉祥,我看得眼花缭乱,恨不得把年画都买回家。我发现母亲已经被年画迷住了,她看看这张,换换那张,我拉着她的手说:“妈,多买点年画吧。”母亲并不急着买,我们又转到一个个小摊前,那时候年画也不贵,一毛五一张,买十张才一块五毛钱。在与小贩讨价还价后,终于买到了心仪的年画,母亲付了钱,把年画卷起来,用细绳一扎,我们兴高采烈地拿回家。

离过年还有两三天,一家人开始忙碌着贴年画,大门正中照壁上挂中堂,常挂的有《福禄寿三星》《毛主席像》等,尺寸比一般年画大,上下带轴,两边配有对联且有轴。客厅两边的墙上贴的年画,活泼生动,内容丰富。有当年流行的电影,一张画有8幅小图景,每幅下面有文字说明,两张就是一幅完整的电影。我家墙上贴的有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沙家浜》等,也有戏曲电影《西厢记》《红楼梦》《天仙配》等。

贴年画习俗,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寄托和传承,给我们小山村增添过年的气氛。

大年初一,我们姐弟几个去给村里的长辈们拜年,到了长辈们家里就喊一声:“爷爷奶奶,过年好!”他们便高声地应和着,把瓜子糖果往我们手里塞。而我们关注的是墙上贴的年画,有些年画就是那个时代的小人书,有故事情节的长辈们还给我们一一讲解。一张张年画见证了由盛到衰的历史,给我们儿时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乐趣。

年画很难让人把它和艺术品联系在一起,它没有山水画的清奇与气势,没有花鸟画的优雅情趣,它只是淳朴的日子和茶余饭后的故事,让人们感受到生活沉甸甸的积淀,年画与人们的生活紧紧融合在一起。

年华随风而逝……随着时代的变迁,年画渐渐被各种各样精美的装饰画所取代,而当年那个站在年画前痴痴张望的小姑娘,如今已两鬓染霜。

半个世纪过去,回望,顿觉光阴荏苒,但儿时那一张张印刷精美的年画却历历在目,一切仿佛如昨……



有一种乡愁叫年画

□ 杨瑞芳